

假如學術論文像……

讀54期潘忠黨一文有感

簡妙如*

時常閱讀傳播學術論文的讀者，恐怕常得面對一些矛盾的狀況：傳播的世界有如萬花筒般千變萬化，而研究它的學術論文卻一成不變，不管是研究題材、方法或問題思考的切入角度，雖按部就班但有創見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卻少之又少！這樣的窘境在閱讀過上期《新聞學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潘忠黨的〈大陸新聞改革過程中象徵資源之替換形態〉一文後，我的困窘竟有了某些舒解。

生動的民族誌學描述

這篇文章將民族誌學式的(ethnographic)田野調查，作了相當生動而又貼切的應用，是使它看來那樣引人入勝的主因。之所以使用民族誌法，是由於作者所欲厚描的（借用Geertz語），正是一個在轉變之中的中國大陸新聞事業。轉變之中，隱含了意識形態的解構、建構與重構；由原來為政府、為黨喉舌的「命令型新聞體制」，在面對逐漸起步的市場經濟時呈現了多面向變革。但這樣抽象又具動態性的意識形態轉變，並不是那麼清楚的可由機構性法規條文、制式化問卷調查、中規中矩的學術訪談便能捕捉。作者所欲描繪的，毋寧是更為真切的、具體的被新聞從業人員所實踐的意識形態的解構、建構與重構。於是他想到了個好法子，藉由平日自己與大陸新聞界的接觸機會，參與觀察新聞事業活動中的人際交往，也漸次扒梳這變動中的面貌。

於是我們看到了在商業化、市場化的新聞改革中，新聞記者、編輯與行政主管如何使用不同的概念與詮釋框架，亦即作者所稱之「象徵資源」(p.114)，來化解政治控制與市場模式間的矛盾。換句話說，意識形態的轉變，並非是對抗性的或瞬間的翻轉，而是在開始有市場性、商業性的新聞活動時（亦即某些「非常規型活動」），身處於矛盾之中的新聞從業人員必須自行尋覓對策。比如「在外頭很『火』的記者」(p.118)、「有償新聞」(p.121)，皆是某些新聞記者在這矛盾之中處心積慮加以開拓的

* 簡妙如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班研究生。E-mail: g5451502@grad.cc.nccu.edu.tw

生存空間，將矛盾轉化為自己的資源。大陸新聞界開始使用民眾意見調查，即「精確新聞報導」，也在黨的意識形態主導下，開發出以滿足「老百姓」需求的概念(p.122)，為傳媒的存在建構正當性。

另外，在這樣的田野調查中，我們也能清楚的看到新聞從業人員將市場經濟逐漸納入主控意識形態中的「話語管理」。這種話語管理其實也就是對原有的命令型體制加以解構、重構的過程，使得「非常規型」的新聞實踐得以被「正當化」。在公開的、檯面上的場合中，命令型的新聞體制仍具有相當的權威，因此必須在定位上小心的融入市場，為的是讓「二老滿意」（老幹部與老百姓）(p.127)；私底下，則某些記者會把自己與黨的意識形態對抗表露出來，或者「游移於主導意識形態的內外」(p.130)。

學術論文也可以有趣些吧！

初看這篇文章並不覺得習慣，原因是我們的確很少看到這樣的內容與寫作方式（或者我們已經被制約了，期待每一篇學術論文應該都有同一幅面孔？）。尤其描述新聞記者的話語與活動時，更像看武俠小說一般的有趣；或許這其中夾雜著類似異國情調的描述，但對我們而言，引人入勝的學術研究題材與內容才是主要原因。我不免幻想著有一天能翹著二郎腿，喝咖啡、聽音樂，倘佯在一篇又一篇有新發現、新觀點的論文閱讀樂趣中。

這時便要感慨，我們之所以追求學問與知識，難道沒有一點點是為其中可能的趣味嗎？我當然希望是有的。我們對於學術研究（或某一特定領域、題旨）是什麼，也許沒有那樣多的概念與範疇龐大的思考空間；但閱讀一份研究者潛心探索、發表於我們眼前的著作，總希望有著心領神會、開啓另一扇窗的感受。然而許多經驗總是千篇一律的研究題材、方法，了無新意的問題思考，更別說那些近乎冷酷的學術寫作格式，一開始便被大量的學術名詞與敘述方式給擋在門外，好像這篇文章是專寫給“內行人”看的。如此，硬生生地便將閱讀的興趣減至最低，更遑論與作者神交、刺激思考與對話的可能。

那麼論文的可能趣味何在呢？潘忠黨一文給我們的啓示是有創意的研究題材與研究方式，作者以其巧思，豐富了他論文想探討的內容，讀來令人興致盎然。然而我想再進一步談談論文寫作形式上的趣味。論文寫作上的趣味並非意味著耍花俏無實的文字噱頭，姑且不論有創見的觀點本身就有令人振奮的趣味感受，至少在論文題旨的切入與寫作呈現上，也要能適切地引領讀者進入其中。這裡強調的，是學術與生活並非毫不相干的兩個世界、論文寫作應將讀者納入考量的責任。

首先，學術知識（至少社會人文學科），其實是將生活中各個可能層面的素材一

再延伸、系統化整理後的成果。作學術研究的人若逕自沈醉於這些博大精深的學問忘了其起源；也就是，與生活經驗的相關性，未免有本末倒置之虞，僅成爲學院內的知識遊戲。因此，在題旨切入上如何令人體會到這篇論文所要提出的研究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協助讀者領略研究者的思考便很重要。

其次，學「傳播」的人應更能體會「溝而不通」就好比沒溝通過一般糟糕。因此，在寫作鋪陳的進程中，最好能時時小心不讓讀者爲重重術語、旨意很深卻說不清楚的論述給嚇跑。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使用術語，不能談論深奧複雜的知識，而是強調如何將學術上熟練的思慮，轉換成一種說給人聽的功夫。這時，是一種「對話」的精神在引導著這篇論文的寫作，期待讀者也能在閱讀中激發各種想法與詮釋，而非作者孤芳自賞的自言自語。

當然，一個有創意而又令人覺得重要的研究題材，是一篇文章能否獲得讀者青睞的先決條件。但不被閱讀、不被瞭解的論文作者會是多麼寂寞；無法瞭解、莫能領會的讀者會是多麼痛苦。下筆時先想想它可能面對的眾多未曾思考這個問題的讀者，或許這樣的學術論文就不會只是學院中乏人問津的喃喃自語；而身爲讀者的我們，也能在閱讀中再一次享受非專屬於作者的求知樂趣吧！